

“脱欧”迈出一小步

“脱欧”曙光

“我们做到了，我们打破了僵局，我们结束了僵局。”当地时间13日，在带领保守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约翰逊于首相府发表了自己的胜利宣言。期间，约翰逊意气风发；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新的黎明，以及新的政府”，伴随着阵阵掌声，英国仿佛终于冲破了三年来始终笼罩在头上的“脱欧”阴霾。

自从半年多以前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从唐宁街10号黯然离去的那一刻开始，约翰逊的名字便已经与“脱欧”深度绑定。今年7月的就职演讲中，约翰逊还强调，一定要在10月31日之前带领英国“脱欧”，只不过英国人最终没有等来10月31日的如期“脱欧”，却等来了12月12日的大选。

还好，一切都在约翰逊的掌控之中。这次大选过后，保守党赢得了议会下院650个席位中的364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较上次大选多出47个。这意味着当“脱欧”协议再次递交议会下院的时候，约翰逊将不必再重蹈特雷莎·梅的覆辙，英国明年1月底离开欧盟的可能性正在大大增加。

至于未来，外界可能再也看不到“流水的首相，铁打的科尔宾”的热闹了，鉴于工党创下了84年来的最惨败果，工党领袖科尔宾宣布将辞职，下届大选也不再担任工党领导人。

此外，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约翰逊将于本周内小规模改组内阁，包括考虑让曾遭他辞退的前国防大臣莫佩琳“回巢”。但真正的内阁重组可能在2020年2月才来临，报道称，约翰逊已计划撤换多名大臣及重整政府架构，包括将脱欧部并入贸易部，国际发展部则并入外交部。

稳定“军心”

已经被反复不定的“脱欧”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英国人终于看到了一些曙光，投资者也终于不必再惶惶度日。大选结果出炉后，英国财政大臣贾维德称，英国经济将出现“脱欧”红利，12日的选举结果将促使一些投资者决

一场百年一遇的圣诞大选，一段24小时的惊险投票，幸好，黑天鹅没有像三年前一样一飞冲天，保守党一举赢得了自撒切尔夫人领导以来的最大胜利，这意味着，约翰逊面前已经再无障碍，2020年1月31日，英国“脱欧”大局已定。“没有‘如果’，没有‘但是’”，约翰逊再次回到了“不成功，毋宁死”的时候，一切仿佛都将迎来结局。只是人们在欢呼之余，也该明白一点，过去的已经过去，但对于未来而言，真正的“脱欧”或许才刚刚开始。



13日，在英国伦敦，新就任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演讲。新华社/图

定在英国投资。此外，贾维德还不忘强调，外界无需担心“无协议脱欧”。投资机构贝莱德也称，随着英国“脱欧”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被消除，预计股票和信贷资金将重新流入英国。

今年初，正是“脱欧”一团乱麻的时候，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便提到，在英国“脱欧”之前，价值近8000亿英镑的资产正从英国转移到欧盟新的金融中心城市，这大约占了英国8万亿英镑银行业的10%。那时候，英国“脱欧”的大限还是3月29日，目前这一时间已经经过两次推迟，到了明年的1月31日。

现在，“脱欧”已经箭在弦上，约翰逊也在力保不会出现其他问题。根据首相办公室的声明，约翰逊已表明态度反对二次苏格兰独

立公投，他将与大部分不愿国家陷入分裂和不稳的苏格兰民众站在同一阵线，并表示2014年的公投结果具决定性，苏格兰民族党（SNP）党魁兼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应予以尊重。目前，该党一直主张让苏格兰“脱欧”，从而留在欧盟。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中心主任丁纯也称，这些问题并不需要过多担心，因为这些更多是内部分裂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定机会让其发酵的话，英国很长时间的一个焦点肯定还会是“脱欧”。而且经过“脱欧”之后，大家会更加理性，苏格兰也要考虑“脱欧”之后能得到多少好处。更重要的是，即便苏格兰“脱欧”，欧盟也不敢“接手”，一来这样等于分裂英国，

二来也相当于变相鼓励分离主义，一旦出现这样的先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可能都要效仿，所以正常情况下，还不至于到分崩离析的程度。

然而一边倒的大选也没有看上去那样大获全胜。丁纯认为，如果细分来看会发现，英国社会分裂并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的。比如大多数青年人主张“留欧”支持工党，城市选民更多主张“留欧”支持自民党，但农村、偏远地区的老人则比较支持保守党，这就表明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党的分裂和家庭的分裂，工党中也有“脱欧”派，保守党里也有支持“留欧”的人，那么整个英国可能就面临一个重新出发的过程。

下一站启程

被“脱欧”困了三年，英国真的需要重新出发了。眼下，随着约翰逊的胜选，“脱欧”即将进入快车道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对于英国大选的结果，欧盟表示欢迎，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表示，欧盟希望英国议会尽早批准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冷静、平稳并带着巨大决心开启下一阶段谈判。

“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决定了哪些是优先议题。”米歇尔如此说道。此前，约翰逊曾承诺，今年圣诞节前向议会下院提交“脱欧”协议，以确保协议在“脱欧”期限来临前获批。正式“脱欧”后，英国将进入“脱欧”过渡期，期限截至2020年底，可在英国要求下延长，英国最迟明年6月底提出延期要求，其间需要与欧盟谈妥新贸易协议。不过，保守党竞选时承诺：“脱欧”过渡期将在2020年底如期结束。

“脱欧”过了大选这一关，但等待英国的或许将是一个真正的漫长的开始。丁纯称，目前所说的“脱欧”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性的“脱欧”，但真正的“脱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英国要重新约定与欧盟乃至欧盟各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等关系，找到自己的定位，而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脱离欧盟的英国，其谈判能力也会相应下降，自然影响谈判时间。其次，欧盟方面也需要考虑具体细节的落实，既不能让英国脱离得太顺利，要以做效尤，又不能让英国成为敌人，毕竟英国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还是大国，需要进行拿捏，而欧盟也不希望为英国的“硬脱欧”背锅。

“从这个意义上看，英国真正的‘脱欧’可能需要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现在只能说是正式意义上的‘脱欧’开启了第一步。”丁纯如此说道。英国与欧盟绝不是说分就能分的，根据2018年的数据，欧盟是英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英国出口的45%以及进口的53%。双方之间的贸易几乎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的贸易量也意味着未来的谈判中，英国和欧盟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博弈。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Focus

芬兰“女儿国”

当你还在眼红Elsa的高定礼服时，芬兰34岁的女总理桑娜·马林已经成为现实版Elsa，走上人生巅峰了。在女性撑起半边天的芬兰政界，桑娜·马林并不是特例。从撒切尔夫人到梅姨，从默克尔到马林，欧洲的铁娘子之风蔚然。相较之下，大洋彼岸的希拉里可能就有些意难平了。

最年轻总理

芬兰史上最年轻的总理、第三位女性总理，全球最年轻的在任总理，这是马林的A面。34岁，未婚，有个女儿，这是马林的B面。当A面撞上B面，马林也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当地时间12月10日，在32票赞成、29票反对的结果之下，34岁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桑娜·马林正式就任芬兰总理一职。

对于全球而言，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还有些陌生，但在芬兰，用坦佩雷大学性别研究教授约翰娜·坎托拉的话说就是，“她不是凭空出现的，她很讨人喜欢”。46岁的坦佩雷当地教师亚里卡利奥回忆起十年前与马林在一次选举讨论上的相遇，仍记得马林渊博的知识和令人信服的论点：“多年来，她证明了自己是芬兰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

虽然马林的从政时间并不长，仅有七年，但从事政治相关事务却由来已久。2006年，21岁的马林就加入了芬兰社民党的青年组织。出身寒门的马林原本与政治无缘，还曾在辩论上直言芬兰政客都是“政治肉

现在，全球政坛上的年轻人其实并不少。

女性撑起半边天

在芬兰，马林的故事不足为奇，这个诞生了全球最美童话圣诞老人的极寒之地，早就刮起了一股热烈的女权之风。

伴随马林走马上任的还有内阁部长们，其中，7位为男性，其余12位均为女性。芬兰联合政府的另外4个政党也由女性领导：左翼联盟由32岁的李安德森领导；绿色联盟由34岁的玛丽亚·奥希萨洛领导；中间党由32岁的卡特里·库尔穆尼领导；55岁的安娜·马贾·亨利克森则是人民党的党魁。而这四位，也都是芬兰内阁部长。

政坛娘子军的背后，是芬兰对于女性从政的友好。早在1906年，芬兰就赋予了女性投票权，1917年正式独立后，芬兰议会中就出现了女性议员，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女性担任议会议员的国家。

到1983年大选后，女性已经取得芬兰议会30%的席位；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0%以上。在今年4月的芬兰议会选举中，当选的女议员人数达到创纪录的93个，相当于议会总席位的46%，其中，最年轻的女议员仅为24岁。

女性领导人的频率也随着女性议员的人数水涨船高。2003年，芬兰诞生了第一位女总理安内莉·耶滕迈基，七年后又诞生了第二位女总理玛丽·基维涅米；在2000年，芬兰还诞生了第一位女总统塔里娅·哈洛宁。

在芬兰，甚至还有如《西游记》里女儿国

一样的所在“SuperShe”，这是美国企业家克里斯蒂娜·罗斯为自己的女儿国起的名字。约3.4万平方米，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机场出发80多分钟即可到达该岛。SuperShe的目标受众正如其名字所示，是“超级的她”，即那些拥有自己职业和兴趣的独立女性。或许从政和SuperShe只是少数人的专属，但芬兰对于女性的友好早就被盖章认证了，在联合国的《女性、和平和安全指数》中，芬兰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合女性居住的地方之一。过去十年中，芬兰女性创业者的数量稳定在30%。就这一数字，芬兰女性创业者组织的CEO娜塔莉雅·哈乐金并不满意，认为芬兰还需努力。

欧洲“娘子军”

极光和高福利是北欧的代表，如今正如芬兰一样，女性领导人也成了北欧亮丽的风景线。

在芬兰隔壁瑞典，政府和政党领导人中半数都是女性，内阁部长中也有57%是女性；在丹麦，9个政党中有4个由女性掌舵。目前，丹麦和挪威的首相均为女性。

范围扩展到欧洲，女性领导人队伍同样蔚为大观。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被称为“德国铁娘子”，欧盟也被女性领导人掌控，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均为女性。

过去，女性领导人就蜚声欧洲政坛。比如，今年7月卸任的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英国大名鼎鼎的撒切尔夫人、爱尔兰的两

位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和玛丽·麦卡利斯，以及痴迷于奢侈品而获得“Gucci helle”绰号的丹麦前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

丰厚的生育和育儿福利、带薪的超长产假、完善的母婴护理公共设施，这些福利解决了欧洲女性从政的后顾之忧。比如即使生育了7个孩子，冯德莱恩依然能成为欧盟首位女性掌门人。

除此之外，部分欧洲国家还出台了“女性配额”法案，以立法形式规定大型企业和联邦政府部门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2014年，为解决领导层过于“男性化”问题，德国政府就颁布了“女性配额”法案，规定从2016年起，德国100家大型企业监事会新成员中的少数性别（通常为女性）比例须达到30%，如达不到，相应岗位保持空缺。

“女性领导人虽不能完全保证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有进步的前景，但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新一代女性在政府中解决我们都面临的一些挑战。”《卫报》评论道。

当然，对于女性领导人而言，走上人生巅峰只是外在表现，如何治理好国家，才是这一权利的内在。当全球的聚光灯熄灭之后，马林所要面对的将会是A面和B面的平衡，这一点都不轻松。特雷莎·梅就曾因处理“脱欧”不力被迫下台。

马林首先要面临的的就是重新建立与其他执政盟友之间的信任关系，因为她的前任林内就因为处理邮政公司劳资纠纷问题的方式失去了盟友的信任，而这场持久的劳资纠纷使得芬兰数家公司损失了5亿欧元。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